

城市空间

# 没有网络的日子

巴述丽

参加省里的一个招标活动,来回五天的时间。

本以为轻轻松松的活动,但其过程却令我出乎意料。大家刚到齐,立即手机被“缴”,远离电脑,我们一下子成了纯粹的,远离文明的“自然人”,心里顿时空落了很多,仿佛自己被置于两难的境地,心里很没有底,完全不知所措。

但我知道,自己必须服从纪律,面对现实。我们被允许可以先给家人,单位打个电话。心戚戚地拨通电话,嘱咐儿子不要给我打电话,有机会我会用公共的唯一的一个电话给他打过去。儿子对此很不解,可是我却无法与他沟通清楚。我想,这在自己是煎熬,在孩子又何尝不是呢?

以后几天的偶尔的通电话,就只能在工作人员的“监视”下,透明地进行,不自觉地,那种酸酸的、悲壮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有人戏称我们就相当于“坐禁闭”,间或是被“双规”了!

苦笑!比喻真贴切!对自己,一个习惯于行走网络的业余作家来说,没有电脑,没有网络,那将意味着什么,我比谁都清楚。我惦记自己的博客,不更新,去浏览的人该会少了吧?惦记自己的邮箱,那来来往往的信件,好消息多还是坏消息多?惦记自己的QQ,好友疑惑了吧,怎么消失这么多天?毫无办法,忍吧!想想这样的日子,一年也就一次吧!

放下它,因为再惦记也只是徒劳。就这样,一天超负荷地运转,早晨早起,中午不休,晚上加班,一直就那么站着,甄别好书与劣质书,对比打分,遴选好书。腰酸背痛腿抽筋,身累心空,突然,就什么也不想,什么也不惦记了。

这里除了累,吃住不错。但自己却更理解了“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”这句至理名言。突然想起爱人几年在外地工作,那种漂泊流浪的滋味。突然理解了

了虽然爱人工作的地方也有一应俱全的家具很像我们的房子,但爱人从不称那里是家,总是说那是宿舍。只要到周末,他就会雷打不动地急切地回到我和儿子的身边。

平时在家的我,洗衣服做饭做家务,真恨不得放下繁琐的一切,出去走走转转,可现在真真开了家,又有迫不及地地想回到家的挥之不去的念头。儿子的作业不签字好几天了!儿子的衣服脏了!儿子想我了!

好在离开家的机会不多,庆幸生活在安定的环境下,一日日平平静静地陪孩子慢慢成长,真好!这次“回归”,远离网络,远离熟悉,使我得以静下心来,理理思绪,想想这一切,真是有舍有得啊!这样,我才更懂得珍惜与拥有。

不是没有美,而是缺乏发现的眼睛。活在当下,感恩生活,好好工作,享受天伦,才不愧为人中人,才能演绎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

## 相爱如花亦如叶

杨守宏

小时候,他们是很好的玩伴。在他眼里,她就像一株百合,高雅,纯洁;而在她眼里,他傻傻的、胖胖的,像极了一只笨拙的蜜蜂。

一天,他递给她一片红叶,说:“让我们恋爱吧。”她待了一会,把他的定情信物扔到地上,放声大哭着跑回了家,因为她觉得受到了侮辱,留下他呆呆地站在原地……

转眼间,她上大学了,交了个高大帅气、家境殷实的男友。她爱他,即便在睡梦中也能叫出他的名字,她以为他对自己也有同样的爱。然而,大三那年,她父亲生意破产,家道中落,这是一个她难以承受的打击,而让她绝望的却是他那绝情的话。“我们分手吧!”他说。分手?就因为怕她的家庭拖累他?他决绝地转身而去,留下她一个人木立在风中。那时,她觉得她对他的爱如同路边的蔷薇,可以肆意摘取,也可以随意抛弃。

从此,她心如止水,不再轻易说爱,直到他遇到下一个他。他才华横溢,年纪轻轻就出版了几十万字的小说,温柔浪漫。在追求她的日子里,他每天七点准时站在她家门口,怀抱玫瑰。他的柔情俘虏了她的芳心,她深信,他就是她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一次意外,她住院了。他来看她,依旧抱着一束火红的玫瑰。“怎么样?”他问。她想吓吓他,看看他为自己心疼的样子。“医生说可能要截肢。”说完这句话,她就后悔了,因为他眼里闪过的惊恐让她害怕。“我以后再来找你。”这是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她知道他说的以后再来意味着永远不来。她的世界瞬间崩塌。她明白了,他对她的爱就像娇艳的玫瑰,虽然美丽,却经不起烈日的暴晒,总有枯萎的那一天。

出院后的第二天是2月14日,她收到了一封信,她一眼就看出这是第一个他寄来的。每年的情人节,无论他身在何地,他都会给她寄来一片红叶。而这次,信封里除了红叶之外,还有一句话:枫叶象征着情感的永恒,对伊永久的眷恋。

她翻出他所有的来信,15片红叶,15年不变的爱恋。她终于明白,她用了这么多年,四处寻找的爱人,那个生命中的他,原来一直就在自己身边。她回了一封信,信里有一幅画:一朵洁白的百合的花心里,有一只可爱的蜜蜂,画的旁边写着:爱情路上,我失去了美丽的鲜花,却珍藏了永不褪色的红叶,让我们恋爱吧!

本版插图 涛涛

世相百态

## 谁为我作证

张艳霞

一早,我骑车去上班,在过十字路口时,一辆横冲直撞的轿车飞驰而来,眼前的红灯,对这辆车来说,更像是摆设一般。然后,我就被撞倒了。我的脚被重重地压在自行车下,钻心般的疼。

那轿车,也在路口停了下来。门打开,下来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,瞪着一双金鱼眼很嚣张地看向我,看得我忍不住一阵心悸。四周,在那一刻,也围满了路人,大家指指点点着。并且,很快又赶来了一名交警,我看交警都来了,顿时就来了勇气,说,警察同志,他乱闯红灯,把我给撞倒了!男人居然死不承认,说,你凭什么说我乱闯红灯啊?你有证据吗?我指了指那些围观的人,说,警察同志,他们都可以作证的。然后,我就看到那个男人,用一种可以杀人的眼神,在看他们。再然后,围观的人群居然都在往后退,谁都摇头,说,我刚来,我没看见。

我傻眼了。我看过这里,没有摄像头,他若死不承认,那真拿他没辙了。那交警,似乎也朝我摇摇头,示意我这事不好办。还有那个男人,在那里,很得意地笑着。

忽然,我听到了一个声音,我来帮你作证,我证明,是车子闯了红灯撞了你。一个披散着头发的老头,握着一根拐杖,站在那里,说。

那个男人狠狠地瞪了老头一眼,但面对交警严肃的表情,顿时就软了,说,警察同志,是我的错,是我闯红灯撞了他。

最终,交警责令男人带我去医院做检查,并且要承担我所有的费用和损失,男人诺诺地点着头,被交警拉上一边去签字。

当我勉强站起来,站在那个为我作证的白头老头面前,我不停地说着感谢,但我发现一个问题,老头的眼睛,似乎凝视在一点上,并且是一动不动的。我疑惑不已,我说,您,不会是眼睛看不见吧?老头忽然就笑了,并且用手,轻轻朝我做了个“嘘”的表情。

城市表情

## 抬杠

杜自察

公公坐在电视前,津津有味地看了一上午,临近中午,电视突然没了声音,没了图像——屏幕上是一片雪花。公公疑惑地说:“电视坏了?”

坐在旁边择菜的婆婆说:“正看好好的,咋会坏呢?停了吧?”公公摇头:“你没见电视还亮着呢。”“是电视台停电了吧?”“不可能,不要说

电视台不能随便停电,真停了,旁边也一定有发动机在时刻准备着。”“也可能有可能是播出设备出故障了。”“那更不会了。电视台的设备是定期检修的,真有突发故障出现,也会有应急设备顶上。”

婆婆有点恼火了,“电视台的员工下班回家吃饭去了,这总可以了吧?”“老太婆,你动动脑筋好不好,员工是倒班轮流吃饭的。”“值班员工睡着了,行不行?”“哼,笑话,员工敢在值班时睡觉?除非他不值钱了。”

“是我不想干了!”婆婆突然生气了,站起来,把洗碗盆“咚”的一声摔在公公面前,“今儿中午你做饭吧!”说完,气呼呼地走了。

万家灯火

## 常回家蹭吃蹭喝

曹正方

周末,我常骑着摩托车带着妻儿回乡下老家蹭吃蹭喝,美其名曰:农家乐。

老家离城不算远,骑上摩托车20分钟即到。每到村口,就看到母亲用手遮住额头,站在一棵老樟树下四处张望。当我骑着摩托车来到母亲跟前喊一声“妈”时,母亲的皱纹舒展开了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村里的张大娘告诉我,听说我要回来,母亲像过节似的,高兴极了,提前在村头等了一个多小时。我不心疼地对母亲说:“妈,下次不要等我们了,假如我们不回来,您不是白等吗?”妻子也说:“妈,我们一回来,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。”

“不麻烦,一到星期五,我就忍不住走到村头,望着那条土路,盼着你们回来哟。”母亲说:“你们不回,我和你爸的心就揪着呢。”妻子说:“妈,您别多想,只要我们有空就回来。”

在乡下老家小住两天的日子里,白天,我们带着儿子登山看桃花、闻菜花,聆听鸟叫,抽毛针、掐刺茎……晚上,睡在结婚时的老式席梦思上,看到房里的旧家具,十几年前我们在乡下生活的场景历历在目。

短短的两三天,我们过得快乐而充实。我陪父亲钓鱼、喝酒、下棋。妻子陪母亲挖野菜,做野菜饼。儿子可以听爷爷讲故事,各得其所。在老家,我们不仅可以吃到本地的土猪肉,而且鸡、鱼之类的一概不用买,母亲每年要养十几只鸡,鸡蛋留给孙子吃,鸡留给给我们吃;鱼则到自家池塘钓。父亲把几亩地的院子分割成菜园、花园、果园、鱼塘。他把这称作是综合开发利用。

星期天下午,两日的“农家乐”结束。在我们返城时,母亲拎着一塑料袋青菜给我们,父亲提着刚钓的几条鲫鱼塞进摩托车的后备箱。父亲对我说:“有空你们就回来‘农家乐’,只要你们平安健康地回家,就是我和你们的最大快乐。”我那调皮的儿子笑着说:“爸爸妈妈只晓得占爷爷奶奶的便宜,吃不了还要兜着走,肯定乐啊。”我们一听,开怀大笑。

有空常回家“农家乐”,“农家乐”融在亲情里,乐了自己,乐了父母。



戒赌

## “苦肉计”

李巧林

知不觉睡着了。菜凉了?你快坐下,我去给你热热……”

第二天,我如法炮制。老公心疼不已,再三追问我傻不傻啊,为什么自己先吃饭?我非常坚定地回答:“人家一定要等你回来一起吃嘛,我一个人一口也吃不下!”老公听了,半晌无语。凌晨醒来,我发现老公仍辗转反侧,还自言自语,不禁一阵窃喜。看来我的这出“苦肉计”有效果了。

果然,到第三天晚上,老公按时回家,以后的日子也很少晚归了。我靠自己的“努力”换来了不用“独守空房”的理想待遇。

昨天在家里,老公为我庆祝生日,我们喝了一瓶红酒。老公醉态憨拙地对我说:“老婆,麻将虽然很诱人,可当我知道我去打麻将时,老婆正在家里为我换换,我就会感到愧对老婆的一腔柔情……”我听了赶紧一个背转身,“喂”的一声,一口酒喷出老远。

考了一番,老公对我的感情没有变,他只是沉迷心窍,我得想想办法让他戒赌才行。想起老妈常教导我要以柔克刚,我决定用我的柔情来唤醒老公的清醒。说干就干,当天晚上做好晚饭,我先自个中饱私囊,然后像模像样地将饭菜摆上桌,再去客厅打开电视,看自己喜欢的韩剧,边看边等老公归来。快到1点的时候,听到楼道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,不用问,肯定是老公回来了。我马上起身关掉电视,然后趴在饭桌上苦口婆心地对老公讲了,老公竟然阳奉阴违,口上答应得很好,可晚上还是晚归不误。如此下去,可怎么得了?我很冷静地思

人在途中



结婚前,我和老公都有过感情的挫折。一对苦命的鸳鸯走到一起,感情可谓深矣!可婚后不久,细心的我发现老公常常很晚才回家,一问总是说单位工作忙,老总加班赶。按说老公他们单位是“清水衙门”,不应该那么忙的呀?生疑的我通过一番跟踪调查,终于发现老公晚归的原因:原来是他和他的一帮狐朋狗友在“搓麻”!

这样下去,不仅“劳民伤财”,还会“消磨意志”,大男人正是干事创业的时候。把这么道理苦口婆心地对老公讲了,老公竟然阳奉阴违,口上答应得很好,可晚上还是晚归不误。如此下去,可怎么得了?我很冷静地思

程少伯又把川岛所说的40人一组吃药的办法说了一遍。“那就用缓杀药,现在吃进去10天后死人。那时,他们第八组也吃完了。”范沉香说,“这药方我来改,你回去等第八批药一吃完,我带你去接你。放心,这边家属我提前送到北平等你——不过,日本兵营里我得先踩一踩道儿。”说着,又拿着药方转身走到川岛面前说:“川岛中队长,皇军这个方子太大,我这药柜里现货没这么多。听程少伯一吃,皇军分40人一组服用,我的意思是,马上配好40人的药75斤,您的车先捎回去。我连夜到库里再凑足其他525斤,明天上午,我亲自押车给您送到驻地,您看好不好?”

“你是说其余的给我送上门去?”川岛不放心地问。

“您这是大主顾嘛!我顺便再孝敬您一些御酒——中国皇帝喝的酒。明天是中国的中秋节呀,总要有酒喝的嘛!”范沉香说着,从柜台里拿出一坛乾隆御酒,擎到川岛面前。

“好,一言为定。”川岛终于笑眯眯地接过酒闻了闻封口的牛皮纸,说:“你不按时送药过去,军法的论处!”

从神农堂出来,川岛又根据国省三点的指点,买了50把药壶——多买10把并没多花钱,是逼卖药壶的小老板多给拿的,说是万一路上颠坏了几把,也好能补得上数目。

回到驻地后,川岛让程少伯和国省三负责,把40份药全部煎好,掺匀后,分成三份给第一批40个重病号先喝下去一份。第二天早晨,这些人便基本停止了痉挛和呕吐,川岛一见非常高兴。

中午之前,范沉香果然押车送药而至,并且还送来10坛乾隆御酒。川岛见他言而有信,很高兴,便叫哑舌给他一布袋银元。

范沉香用眼角瞥了一眼,知道川岛打完折扣的药钱依然多给了不少,心中暗骂道:“狗日的小鼻子,我早知你都不能给我。”把那袋银元抓过去,从中取出几块来,故意扭扭捏捏地对川岛说:“川岛队长,小的很喜欢您腰上的洋刀,不知卖不卖?”

“嗯?”川岛太师一听立即来了火:“什么意思?”

范沉香连忙笑嘻嘻地解释:“别生气,川岛中队长,小的觉得皇军的洋刀既神气,又避邪,挂在我那神农堂里,别人看见就不敢欺负我,这也是搞日满亲善,替皇军扬威啊!”“哈哈……”川岛忽然仰天大笑,

“范掌柜的,你的嘴真会说话。好吧,我把这军刀就送给你,不过,今后你要为日满亲善多效力!”

“国桑,程桑,”目送范沉香远去后,川岛忽然很尊敬地对程少伯和国省三说:“这些药,我们要尽快分发下去,让所有受病痛折磨的人,都尽快吃上药。”

止泻药变成毒药 国省三那负责煎药的日本军曹分发药品,发现处方用药之外,还有许多被研成粉末状的东西掺杂在内,顿时感觉不对劲,便去向程少伯是否知道其中原因。

程少伯昨天回来路上,对范沉香这一多有不思考的做法越想越觉得不对头,心里便总有些忐忑和别扭,看了看车上的药已分成三个40袋装好在一起,现在有什么异议也不好重新处理了。想与国省三说话又一直没有机会。本想事情过后再告诉他真相,并保证一旦出什么事,自己与范沉香共同承担一切后果,决不牵连国省三。没想到国省三现在提出疑问,便只好如实相告。

国省三一听这话,不禁脊梁骨冒冷汗。

国省三与程少伯低声耳语,以及国省三战战兢兢的反应,统统被川岛看在眼里,他眨了眨眼皮,便转身回到屋里。不一会儿,一名日本军曹通知,国省三到川岛中队长屋里去一下。

国省三更加魂不附体,瞥了一眼程少伯,战战兢兢随那军曹去了。

“国桑,这药里有毒吧?”川岛一见国省三,劈头就问。

“这……”国省三顿时张口结舌,说不出话来。

“国桑,要不要让狼狗帮你提示提示?”川岛阴笑着问。

狼狗向国省三吐出长长的舌头,瞪着眼睛。

“不,不要这样。我说,我都说了。”国省三求饶地说。

月光透过木制阁楼小窗把白光投进岗楼里来。岗楼里只有一张白桌大小的地面,勉强站着程少伯和国省三。

川岛已经停止所有人继续服药,并亲自带兵去奉天抓人。他发誓要把范沉香抓来,逼他再配出解药,这是他听国省三说的,只要喝了解药,就可化险为夷。但解药必须配毒者自配,别人不知何毒,也就无从配解药。所以,他必须先让范沉香入牢,挽回败局,以免被上级问罪。



中医不死!

国省三与程少伯低声耳语,以及国省三战战兢兢的反应,统统被川岛看在眼里,他眨了眨眼皮,便转身回到屋里。

不一会儿,一名日本军曹通知,国省三到川岛中队长屋里去一下。

国省三更加魂不附体,瞥了一眼程少伯,战战兢兢随那军曹去了。

“国桑,这药里有毒吧?”川岛一见国省三,劈头就问。

“这……”国省三顿时张口结舌,说不出话来。

“国桑,要不要让狼狗帮你提示提示?”川岛阴笑着问。

狼狗向国省三吐出长长的舌头,瞪着眼睛。

“不,不要这样。我说,我都说了。”国省三求饶地说。

## 连载

当时的广告语是:“用了油烟机,厨房还有油烟怎么办?科宝排油烟机,帮您排油解腻。”

奇迹发生了。后来十几年,我打多少广告,都再也出现不了那时的盛况。连续三天,办公室电话放下就响。一天一口水没喝,饭不吃,从头像接到尾,肾上腺激素以十倍速度分泌,丝毫不觉得累。然后我蹬着三轮,大街小巷当板儿爷送货。真正的第一桶金就这么不期而至了。排烟柜、厨房电器、橱柜,一切顺风顺起。我在90年代下海潮中活了下來。

其实这不是我的,而是时代的奇迹。改革开放前后,中国人对“生活方式”没有概念。我们住筒子楼,十几户共用卫生间和厨房,上厕所排队,炒菜也排队。因为财富积累的超音速,中国用十年跨越了西方几个世纪百年的生活方式变迁。老百姓一个感觉:什么都不懂,又什么都想要。买什么衣服有品位又显金贵?厨房卫生间应该有怎样的功能?房子怎么装修才好看?这些茫然,造就了近乎无限的需求。

意大利时,都感慨物是人非。23天后,在回国的机场上,当时不到140斤的我,活像个180斤的胖子。行李已超重,一个塑料袋都塞不进去。不舍得下运费,只能全身上下,西服里,兜里,夹层里,塞满各种书、零配件、画册,晃荡着行走在机场,我想起了本田宗一郎。他50年代到意大利看展览,买书,买摩托车配件,回国时也是这样:超重,不能再放行李,又要节省,就用身体当人肉运输车。50年代的日本,1999年的中国。我们开始走向世界,比人家晚了50年,但我们看到了未来。

回国,我拿出上学时研究弗洛伊德、萨特,研究什么哲学能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劲头,研究这些设计资料,公司那时没几个设计师,我就卷袖子上阵,设计整体橱柜,线条、色彩、材质,空间全包。

这些,我能做,如果陆涛也有了国外的视野资料,他也能做,还能做得更好,毕竟他技术在那儿呢。但我走出了设计,进入时尚和艺术领域,这就是《奋斗》里陆涛还没做到的工夫在诗外,专盯着一亩三分地,最后只会成一个没有思想的绘图匠。

于是在别人眼里,我开始明目张胆地不务正业。全球飞来飞去,看威尼斯艺术双年展、巴塞罗那艺术博览会、伦敦百分之十设计周。四大时装周更是第一次亲临国外家居设计的展览现场。当时就惊了,觉得国内的所有橱柜、厨房,就是垃圾。展会上意大利的整体橱柜,岛台、通体操作

书,买摩托车配件,回国时也是这样:超重,不能再放行李,又要节省,就用身体当人肉运输车。50年代的日本,1999年的中国。我们开始走向世界,比人家晚了50年,但我们看到了未来。

面柜、吊柜,各种时尚的线条色彩……一个活在386、486年代的人,坐上时空穿梭机到了2011年,抱着IPAD,摸着IPHONE,当时就是这感觉。

我在这个展会上收集各个摊位的资料,退了回去的机票,坐上火车,杀向意大利,23天的旅程就此开始!

我找了一个咨询公司,包了一辆车,按收集的厂商资料,一家一家去找他们的店面。咨询公司跟车过来的司机也经常跑各个橱柜展会,有不少资源。我们途中遇上任何标有“Cucina”(意大利文橱柜)的店就停车进去。人家热情,就特诚心地要拆页、画册;人家不理,就只能装顾客,买橱柜总要给个介绍吧?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,意大利司机跟着我一起跑,感慨他活了这么多年,都没把祖国各个城市逛遍,跟一个中国人完成了这项壮举。我则感慨:还好欧洲国家都不大,不然累死不可啊!就这样,到最后看见Cucina这个词,我反胃得要吐出来(这位司机,在数年后成了我在意大利的合作伙伴。我们再一次回到意大利看展览,买书,买摩托车配件,回国时也是这样:超重,不能再放行李,又要节省,就用身体当人肉运输车。50年代的日本,1999年的中国。我们开始走向世界,比人家晚了50年,但我们看到了未来。

回国,我拿出上学时研究弗洛伊德、萨特,研究什么哲学能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劲头,研究这些设计资料,公司那时没几个设计师,我就卷袖子上阵,设计整体橱柜,线条、色彩、材质,空间全包。

这些,我能做,如果陆涛也有了国外的视野资料,他也能做,还能做得更好,毕竟他技术在那儿呢。但我走出了设计,进入时尚和艺术领域,这就是《奋斗》里陆涛还没做到的工夫在诗外,专盯着一亩三分地,最后只会成一个没有思想的绘图匠。

于是在别人眼里,我开始明目张胆地不务正业。全球飞来飞去,看威尼斯艺术双年展、巴塞罗那艺术博览会、伦敦百分之十设计周。四大时装周更是第一次亲临国外家居设计的展览现场。当时就惊了,觉得国内的所有橱柜、厨房,就是垃圾。展会上意大利的整体橱柜,岛台、通体操作

书,买摩托车配件,回国时也是这样:超重,不能再放行李,又要节省,就用身体当人肉运输车。50年代的日本,1999年的中国。我们开始走向世界,比人家晚了50年,但我们看到了未来。

回国,我拿出上学时研究弗洛伊德、萨特,研究什么哲学能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劲头,研究这些设计资料,公司那时没几个设计师,我就卷袖子上阵,设计整体橱柜,线条、色彩、材质,空间全包。

这些,我能做,如果陆涛也有了国外的视野资料,他也能做,还能做得更好,毕竟他技术在那儿呢。但我走出了设计,进入时尚和艺术领域,这就是《奋斗》里陆涛还没做到的工夫在诗外,专盯着一亩三分地,最后只会成一个没有思想的绘图匠。